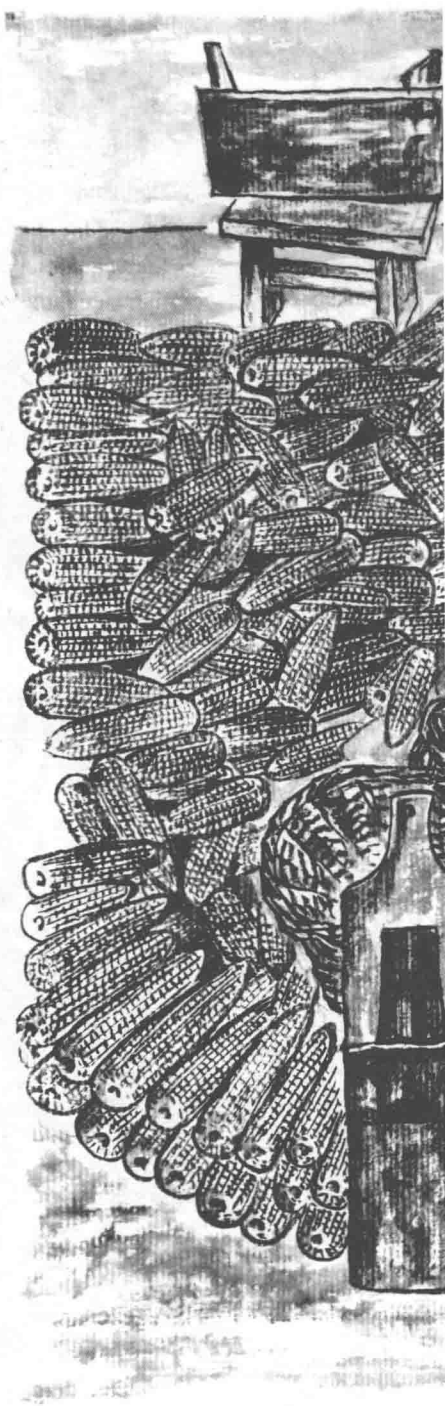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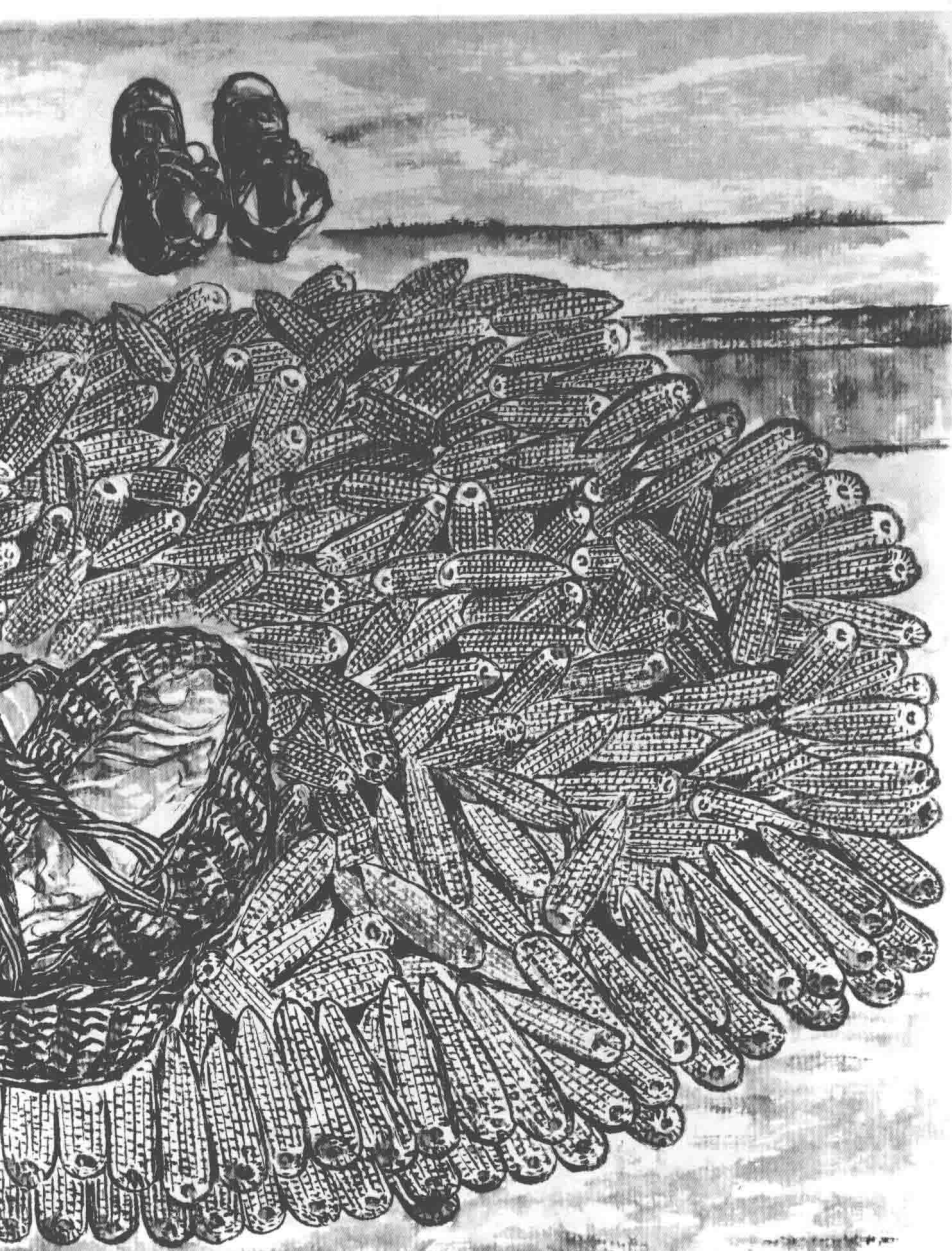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乡亲



那时乡村的秋天，是个忙得让人发狂的季节。收棒棒是先掰玉米穗再砍玉米秸再扒玉米皮再掰玉米粒晒干收仓。割豆子是得挑夜晚开镰，豆角湿润不易爆开。刨地瓜是先割蔓子再开镢，一小车一小车分头由十分劳力分别送到各家各户。剩的就由妇女用擦板打成片，在草堰子、石礮上晒成干以备长冬。还有萝卜、花生及满山遍野的草要割。社员顶星出工，戴月收工，吃饭都由专人每家每户收齐后挑到地头吃。这个季节大人忙疯了，孩子们乐疯了。因为能吃到苹果梨柿子地瓜萝卜花生烧玉米，还能捉蚂蚱、蝈子、螳螂、豆虫等，扔火里烧吃，顶风要香百余里。这正是：

秋色金晃晃，玉米搬上场。
地瓜晒成干，储藏做冬粮。





秋賦

象英





爹妈想去赶个集

象英 印





那时乡村，交通工具只有马车、自行车、手推车。马车是生产队的“公有资产”，是三夏秋忙的主力军，一般人捞不着坐。自行车是年轻人的“坐骑”，有个要紧事来去一阵风。家家户户最常坐的只有手推车。弄个车篓垫个小被搁个枕头，孩子放里头安全不透风，另一半老头或老太坐上边，一路上和乡邻打个招呼说个话，看看推着她的儿郎，都夸她有福气，老太太捂着透风的嘴，喜得心里开了花。这正是：

二尺车褡膊上挂，
推粪推草推庄稼，
串个亲戚赶个集，
左边孩子右边妈。



门楼虽是破的，但羊是不会丢的 袁英



别看残墙破门楼，
精神高贵民风优。
猪狗牛羊随它去，
年复一年从没丢。



那时乡村哪家有辆自行车，是件了不起的事，能与现在的宝马奥迪奔驰宾利齐名，逢年过节一家子挤上去，惹得人们老远注目。这正是：

俺家有辆大金鹿，
那个年代是富户，
带着全家走亲戚，
惹得路人好羡慕。

五十年代，俺村就建了一座十分气派的而且至今仍然健在的俱乐部，孩子们习惯叫大礼堂。当年中国曲艺说唱团文艺下乡时，马季、郭兰英一行就在大礼堂演出。老辈人说：村干部安排马季就住在俺家南屋。此后几十年，大礼堂就成为宋村公社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重要活动场地，七十年代尤为鼎盛。村里的业余剧团、文登八中的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，省里县里的专业京剧团、吕剧团，在大礼堂的演出此起彼落，热闹非凡。那正是：

俺村大礼堂，
当年响当当。
马季郭兰英，
文化大下乡。
村里有剧团，
票友一大帮。
如今抓经济，
改成大冷藏。



俺村的大礼堂 梦里的维也纳金色大厅 袁英



村里有座大石碾，拉碾驴儿捂着眼；
年根压碾要排队，蒸锅豆包过大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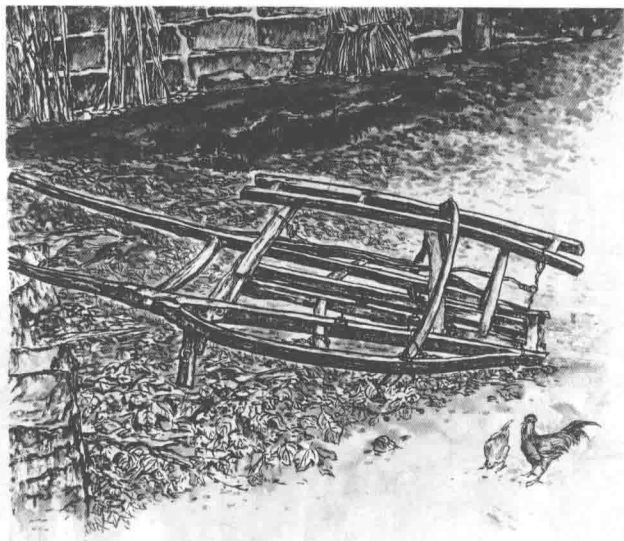
村里有座大石碾，
拉碾驴儿捂着眼。
年根压碾要排队，
蒸锅豆包过大年。



躲出去想生个姑娘，返乡却领回些儿郎

那时乡村，计划生育抓得紧抓得狠。生了几个小子的又盼生个闺女，将来老了有个贴心的小棉袄，可说知心话。但有时老天爷也不睁眼，出去躲着当超生游击队的，若干年返乡的，想生儿子还是领回一堆闺女，想生闺女的领回的却是一堆儿郎。这正是：

二队有个老黄，就想生个姑娘。
出去东躲西藏，领回一帮儿郎。



威风已尽 功勋永存 袁英画



每次回故乡，在那一幢幢门破瓦残的老屋前，耳旁老是传来当年人欢马叫的喧闹声。尤其是那辆半卧在杂草中的手推车，让我想起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说过的那段话：“我们在山东每一次战役取得的胜利，都是山东人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。”想起大集体时代人们推车送肥运粮的热闹画面。手推车，你威风已尽，但你的功勋永存。这正是：

推粪运草送地瓜，走亲访友回娘家。

推出一片新天地，功勋卓著要属它。



那一年大旱

家英

那时乡村没有自来水，日常用水都是每家备一口大缸挑水存储。每个村有若干个水井，俺村北头公社门口的井水最好喝，全村人距离再远也要去那儿挑。特别是遇到干旱或逢年过节，队排了很远很远，用扁担勾不着水，只能用井绳伸下去很深很深。数九寒冬，井台上的冰呈玻璃球状，一些挑水的孩子战战兢兢。因此，挑水仅次于推磨是乡村孩子最痛恨的活计之一。这正是：

那时储水靠水缸，放学回家挑水忙。
两只水桶刚离地，走路不稳两头晃。
待到数九寒天时，井台好比溜冰场。
如今想起当年景，两腿发抖心发慌。



那时乡村，农民自己种菜，自己留种自己卖种。每逢节气，农民们都会去老地方找老主顾买菜种。交易工具是一个小瓷盅，多少钱一盅，多少钱半盅，不讨价还价，没有骗子没有假种。后来，种子慢慢为国家统购统销，农民卖的所有种子需要到种子公司批发再卖，二大爷卖了一辈子的菜种，宋村集没有不认得他的。这正是：

邻居二爷卖菜种，
三分五分一小盅。
品种齐全价公道，
宋村大集一风景。



过年齐聚姥姥家，侧卧才能装得下，
只因下去撒泡尿，我的地场没有啦！

那时乡村，大年初二这天，出门子的姑娘要回娘家。通往各村的乡路上，白雪皑皑，人头攒动。这一天，姥姥家的大门是敞开的，兄弟姊妹一大帮，热热闹闹，晚上挤在一铺炕上睡，半夜我去了趟厕所回来一看，啊？我的地场没有啦。这正是：

过年齐聚姥姥家，
侧卧才能装得下。
只因下去撒泡尿，
我的地场没有啦！



孩子他爹出海整十天了 袁英



那时乡村，生态良好，逢水就有鱼虾蟹鳖蛤。俺村离海近，每到细雨天，人们就相约去赶海。海滩上有蛤有蟹，把石头掀开，一个大乌贼紧紧箍在上面，扯它的头滑溜溜，拉它的腿更不理，只有一个腿一个腿地掰开收紧猛一扯就下来了，一只乌贼能炒一大碗。每当海蛰下来，人们又相约去海边挑海蛰。俺村的“老锅子桥”是海鲜的世界，又便宜又新鲜……但获得这些海鲜的渔民可真辛苦，又有危险。我记得小时候大人不准说“翻”，吃鱼不能说“翻过来”，要说“划过来”。吃饺子不能说“碎了”，要说“挣了”，但说尽吉利话，也经常听到谁谁出海遇浪葬身鱼腹，谁谁出海船底漏水沉下大海了，要不画上的女人怎么会那么担忧。这正是：

丈夫出了海，妻子田里忙。
祈盼平安归，收获鱼满仓。